

平凡的战位 奋斗的青春

热爱可抵岁月漫长

■本报记者 戚辰飞

阳春时节，记者来到了联勤保障部队某仓库。

抵达当天，油料兵易家兴带着记者在仓库参观了一圈。这座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营区，不仅是一座守护着战争“血液”的仓库，也像一本“史册”，将过去70多年内不同时期的样貌，一个断面、一个断面地保留了下来。

最里面的平房区，仅存的两间平房已经成为堆放报废油桶的库房，两间房的木梁分别悬挂着一排被油漆刷成白色的正方形木牌匾，上面用红

色的宋体字分别写着“勤奋学习、精通业务”和“为革命守好库，为战备服务好”的口号。靠近平房区的油罐都不高，最矮的差不多有一人高。从平房区出来，穿过零发油棚向外走，5米宽的人行道，两侧是相距20年的“风景”：一侧的油罐高约8米，红砖的外墙上，攀满了当年的油料兵们种下的爬山虎，这些上世纪70年代的油罐，现在已经“退休”，用来储水了；另一侧的油罐高度都超过了10米，外国套着厚厚的保温墙，是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建

成的。再往外走，最靠近生活区的地带，是最“年轻”的油罐，它们已经不再需要厚厚的保温墙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薄薄的保温涂料。

时代变了，科技进步了，以前的老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，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油罐变高了、变多了，已经不需要考虑储存空间的问题了，但计量的难度变大了、管线也更复杂了；保温技术先进了，油料兵们也不再需要靠种植爬墙植物来给油罐保温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钢制油罐的保养问题……

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问题，有着不同的解决方式，但在解决过程中，大都体现着一个共同点——“重复”，一代又一代的油料兵都以这种简单、直接、却很有效的方式，守护着油料安全。

老平房区“勤奋学习、精通业务”“为革命守好库，为战备服务好”的精神也在这种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重复中很好地传承了下来。“多刷一道防锈漆，再刷面漆。”“没什么好办法，只能早晚罐复测。”“开每道闸阀前，都要经过三到四遍

的确认。”

……

油料兵的生活，总给人一种“强迫症”的感觉，好像每一个环节都要多加一道保险，每一个操作都要反复核对。采访中，易家兴一直不明白记者为什么来采访他们，总觉得他们这群人没什么故事可讲：“我们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一直坚守着，做着平凡的事，也没能做出什么大事来。”

但在记者眼中，他们用一遍遍的重复、用自己的热爱，认真雕琢着业务中的

每一个细节，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。

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很多油料兵回忆起自己的兵之初，都有那么一位老班长，将热爱的种子埋在他们的心底；成长的岁月里，又在一次次的重复中感受到责任的重量，这颗种子在他们心底生根发芽；在这份重量的引力下，拔节生长，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油料兵。

记者手记

油料兵：重复铸就极致匠心

■本报记者 戚辰飞 通讯员 王旗 李蕾

特稿

联勤保障部队某仓库油料兵王黎明蹲在管线旁边，用砂纸轻轻地打磨着看上去已经并不明显的锈迹。他时不时停下来检查，生怕锈迹清除不彻底，又怕打磨多了，直到反复确认后看不到一丝锈色。

王黎明跟记者聊起自己第一次跟随老班长梁红春上罐顶补漆。

“先除灰、再除锈，然后刷一道防锈漆，再刷一道防锈漆，最后刷一道面漆。”

入伍前，王黎明也保养过器械，很多时候除个灰，除个锈，刷一道漆就可以了，防锈漆很多时候甚至不刷，这里还要加刷两道防锈漆。

“为什么要刷两道防锈漆？我以前做过保养，也就刷一道。”王黎明不解地问。

“为了油罐安全，需要刷两道。”梁红春并不意外，“这种钢制油罐，年岁挺长了，有的地方已经锈蚀得很深了，你刷一道防锈漆可能在工序上讲太薄了，下雨的时候说不定会有水渗进去。”

油料管理，安全是头等大事。

战士们常讲一句话：“进入罐区，人人都是消防员。”消防是油料兵的必修课，这里的消防，指的并不是发生险情后的扑救，更多的是预防。将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重复的事情认真做，便是油料兵们预防的秘诀。

为了油料安全，这种重复渐渐成了习惯，渗透进了油料兵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这些工作看起来简单，但要想干出高质量，需要大量练习

又到了清查油料库存的日子。

还不到凌晨五点，三号罐罐顶，已经有两个忙碌的身影，他们身上的静电服与夜色融为一体。

其中一个身影属于计量骨干易家兴。易家兴转动摇把，将量油尺下放到12.80米的刻度上，松开捏着摇把的手，深吸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提着量油尺的手缓慢下放，认真感受着尺砣传递上来的重量。“触底！”重量减弱的一瞬间，数千次量油积累下的肌肉记忆让他将量油尺迅速向上提起，反转摇把，量油尺从巴掌大小的量油口钻出，易家兴仔细确认量油尺上油液的刻度：“第4次测量，液高9.3411米。”

南方气候，春秋时节，昼夜温差比较大，到了夜里10点半之后，油罐的温度会比白天时低很多；到了夏季，气温很高，油气挥发严重。尤其是露天罐，受温度变化影响较大，测量数据与实际的数据有出入。只能通过早晚不断复测，才能基本保证数据准确。

虽然有液位测量系统，但由于影响因素较多，误差比较大，需要依赖手工复测进行比对，更多时候仍是以手工测量为准。

易家兴在计量专业已经摸爬滚打12年了，作为“熟练工”的他上罐量油，很多时候一待仍是半个钟头。并非因为数据不符合标准，只是想再重复测几遍，为了准确，也为了练习。

“这些工作看起来简单，但要想干出高质量，需要大量练习。”易家兴说，“油罐横截面积很大，量油高时每0.1毫米的误差，就是几十公斤的油。我们量油时总会努力把误差缩得更小些，要想准确没什么好办法，只能多重复。”

量油尺本身质软，末端挂有一个柱形的尺砣。量油尺被下放到油罐中，在尺砣的作用下，量油尺被拉直，当尺砣触底，量油尺沾上的油液高度即为油高。由于是软尺，所以在重量减弱的一瞬间，

就要将量油尺提起，否则量油尺弯曲，测量结果就会偏高。

油料计量作业都是风险作业，平日里都是在放空罐进行计量训练，极少能上油罐训练。由于油液面积和下尺高度都与大罐计量相差颇多，尺砣触底的手感，有着很大差异。对计量员来说，真正的量油训练要靠每一次作业的机会。

易家兴回忆起自己刚接触计量专业时，班长测量完油高，将量油尺递给他：“你试试！”

易家兴接过量油尺，学着班长的样子将量油尺缓慢下放，屏住呼吸，感受着量油尺上尺砣传递上来的重量。

“还不错，再练几遍。”“触底的声音不对，肯定偏高了。”“紧张啥，没触底呢就拉起来了！”要么下尺重，要么没触底。

就这样，触底，提起！再触底，再提起！班长在罐顶陪着他不停地练这个动作。

“量油这项工作讲究个熟能生巧，第一次量油，已经不错了。你记住，要想手法好，误差小，没别的办法，只能靠重复练习。”

“刚开始量不准，总是要测很多遍。后来熟练了，不用测很多次了，但习惯了，每次量完油又总想着误差能不能再小一点，再练练手感。”作为老计量员的易家兴每次上罐还是会多测几遍。

不能只是去机械地重复，而是要打心眼里去负责

夜深人静，化验室依旧灯火通明，化

验员张会福俯下身子，聚精会神地盯着冷凝管的末端和温度计的刻度，生怕错过了初馏点的准确温度。

张会福与易家兴是同龄人，也是目前队里唯一的化验骨干。

入伍前张会福学习过数控，因为做事精细，被分配到化验室学习化验。接触化验之初，张会福有些抵触，觉得化验太难了，又太麻烦，刚学了不到一个月就打起了退堂鼓。

“刚开始学肯定难，你坚持坚持。”就这样，张会福在化验室又学习了一年，也渐渐有些适应了。

在一次做油品水溶性酸碱实验时，张会福问班长：“油品水溶性酸碱，有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，有必要做第二遍的重复吗？”

“这个实验概率低，那一个实验概率也低，概率都低，就不做了吗？作为化验员，对自己签出的每一张化验单，是要负责的，每一个检测项目都要严格按照标准完成。”班长批评了张会福。

张会福真正的转变，发生在一次突然到来的油料质量普查。当时正值班长休假，所有的化验任务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。

“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”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他总算完成了所有的化验项目。然而当油料质量监督室来检查时，却发现了不少问题。

“这个样品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？”“你这有效数字都取错了。”面对检查人员的盘问和指责，张会福默默低下了头。

张会福逐个总结实验中的问题，又将所有的实验重新做了一遍。每天正课时间一直在做实验，晚上还要加班。这一次，他严格按照标准做，每一个步骤，每一次取值，都要确认一遍。虽然每天

在化验室的时间更久，但全部做完却比第一次多花了10天。

回忆起自己做实验的这段日子，张会福说：“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做全部检测。之前做实验对自己要求不严格，真正到了独立工作时才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不足。感觉经过那一次，不仅自己的技术水平涨了一大截，也感受到了在化验单上签上自己名字时那份责任的重量。渐渐明白了，做化验不能只是去机械地重复，而是要打心眼里去负责。”

去年，张会福收到一批超期油料的检测任务，同一批油料样品也送到某机构做对检。在终馏点的检测项目上，某机构的检测结果高于标准的最高值，结果为不合格。但张会福的检测结果为合格。

“某机构的检测设备比较先进，如果直接上报的话，很可能以该机构的结果为准。”张会福想，“虽然咱设备比不上，但也是严格按照标准做的呀！出现这种情况，最起码得找到原因！”

张会福立即索要了某机构的检测步骤，认真比对分析。

“虽然步骤相同，但是每个步骤处理样品时可能会有区别。”张会福把检测步骤逐条分析，有一条引起了张会福的注意——“将温度降到10℃以下。”

“只是说降温到10℃以下，但没有说具体降温到多少度。”起初，张会福摸索的方向是每次把目标温度降低1℃，9℃、8℃、7℃，油品检测结果始终是合格的。

之前的检测，张会福都是用冷藏室对油料进行降温处理。随着目标温度降低，降温时间就开始变得比较久。当测试6℃的时候，为了让降温速度快一点，张会福用冷冻室进行处理。这次，张会

福的检测结果不合格。多年的化验经验告诉他，是降温速度造成结果差异的可能性更大。

张会福立即再次取样，将样品放到冷藏室降温至6℃，检测结果合格。“找到了，是降温速度的问题。”又验证了一遍，张会福喜出望外，立即与某机构核实，某机构的降温方式是速冻，这与他的结论一致。

张会福将此次分析形成报告，并论述由于油罐保温层和保温涂料的存在，加之油罐储量又比较大，即使在极端冻雨天气下，油料也不会瞬间降温。最终，张会福的结论被上级采纳。

每当有新兵入营，易家兴都会叮嘱：“在业务工作中，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是你要参与的或者你负责的，你必须亲自去，你必须看到、走到、摸到后再作业，既是确保自己的安全，也是确保工作的安全。”

那年，部队调整改革，走了一些老班长。当时缺人手，任务总是捉襟见肘，易家兴带领的一班担起了更多责任。

来不及进行正式的培训，易家兴仅仅跟随老骨干学习了3天就走上了新的专业岗位。“既然主动受领了任务，就要负起责任。”他说。

当别人质疑你的劣势，就要用重复的努力把它变成自己的优势

每当易家兴与张会福在罐顶量油或取样时，总有3个穿着消防服的身影静静地站在罐底不远处，其中常常有一个小个子，消防服在他身上略显宽大。52公斤的体重，一米六五的个子，



联勤保障部队某仓库油料兵进行日常查库与油料化验。

图①：维护闸阀。

图②：馏程检测。

秦泽宁、刘鹏飞摄

如果不是穿着消防服，大概没有人会把刘鹏飞与消防兵联想到一起。但刘鹏飞不仅当上了消防班副班长，还是仓库消防比武的冠军。

初入消防班，刘鹏飞其实并不乐意，一是自己在士官学校主修的是油料装备与技术，对消防并不精通；二是自己身材瘦小，很多消防装备对自己来说太重了。个子小确实给刘鹏飞带来了不少困难，第一关便是体力。

回忆起刚开始练消防的日子，班长张聪总是鼓励他：“我知道，抛水带很累，卷水带更累，但还是得反复练习，先解决体力问题。”

“九号罐发生火情，油料泄漏起火，立即处置，风向西南。”随着参加消防训练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刘鹏飞逐渐感受到作为仓库最后一道防线的消防兵的使命之重，萌生出了在消防班长期干下去的想法。

“你这小身板儿，水枪都压不住。”在消防班，瘦小的刘鹏飞没少受到质疑。

2021年11月，仓库组织消防比武，刘鹏飞觉得证明自己的机会来了。8月末，刚驻训归来的刘鹏飞没有调整，直接投入到了消防科目的训练中。

“参与的度要有，参与的量也要有。”刘鹏飞说。

第一关是三盘水带连接。每天早起查库结束，刘鹏飞就抱起水带，来到训练场，抛了就卷，卷了再抛。

起初，刘鹏飞偶尔会抛出线，速度也不够快。他便向班长请教，班长也将自己的技巧倾囊相授：

“头不能低，向下的那一下一定要猛，你要体会使劲向下砸的感觉。”

“滚的时候，顺着脚尖方向，步幅很重要，步幅要一致。”

并叮嘱说：“抛水带，三盘水带连接，最主要的还是熟练。”

第二关是射水打靶。对一般消防兵来说，射水打靶并不难，只要耳朵能听清楚水流穿过孔洞的声音，就能打准。但对刘鹏飞而言有一个特有的问题需要克服——他体重轻，水枪压力大了他控制不住，压力小了水量比别人小，那也意味着他要比别人打得更难。

比武前，刘鹏飞将自己的水枪比平时调高了“一点点”。正是这“一点点”，成为了刘鹏飞那场比武的“意外”——由于体

量轻，水枪的反作用力，推着半跪姿势的刘鹏飞向后滑行了两米，刘鹏飞后仰着身体，拼尽全力维持着水枪的稳定。

“打完之后，蹲在那里站不起来，脱掉消防服，膝盖都青了，皮也磨破了。”刘鹏飞说。

第二次射水打靶，刘鹏飞将水枪压力调回自己适应的压力，稳定发挥完成了比武。

虽然射水打靶出了点波折，但最终刘鹏飞还是拿下了比武冠军。

从最初的被质疑，到今天的消防骨干，刘鹏飞说：“当别人质疑你的劣势，就要用重复的努力把它变成自己的优势。”

现在，易家兴、张会福、刘鹏飞，已经从新兵蜕变成了骨干，也像当年的老班长，变成了播种者，将“重复”的精神种子传播给下一代油料兵。

在这群守护着战争“血液”的油料兵中，有的像易家兴一样，自踏上油料岗位开始，便在平凡的战位上一直坚守；有的像张会福一样，一开始有畏难情绪，但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从被动接受变得主动作为；也有的像刘鹏飞一样，有着敢于与自身劣势做对抗的勇气，在平凡的战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……一代代的油料兵，用他们的努力证明着重复的力量。